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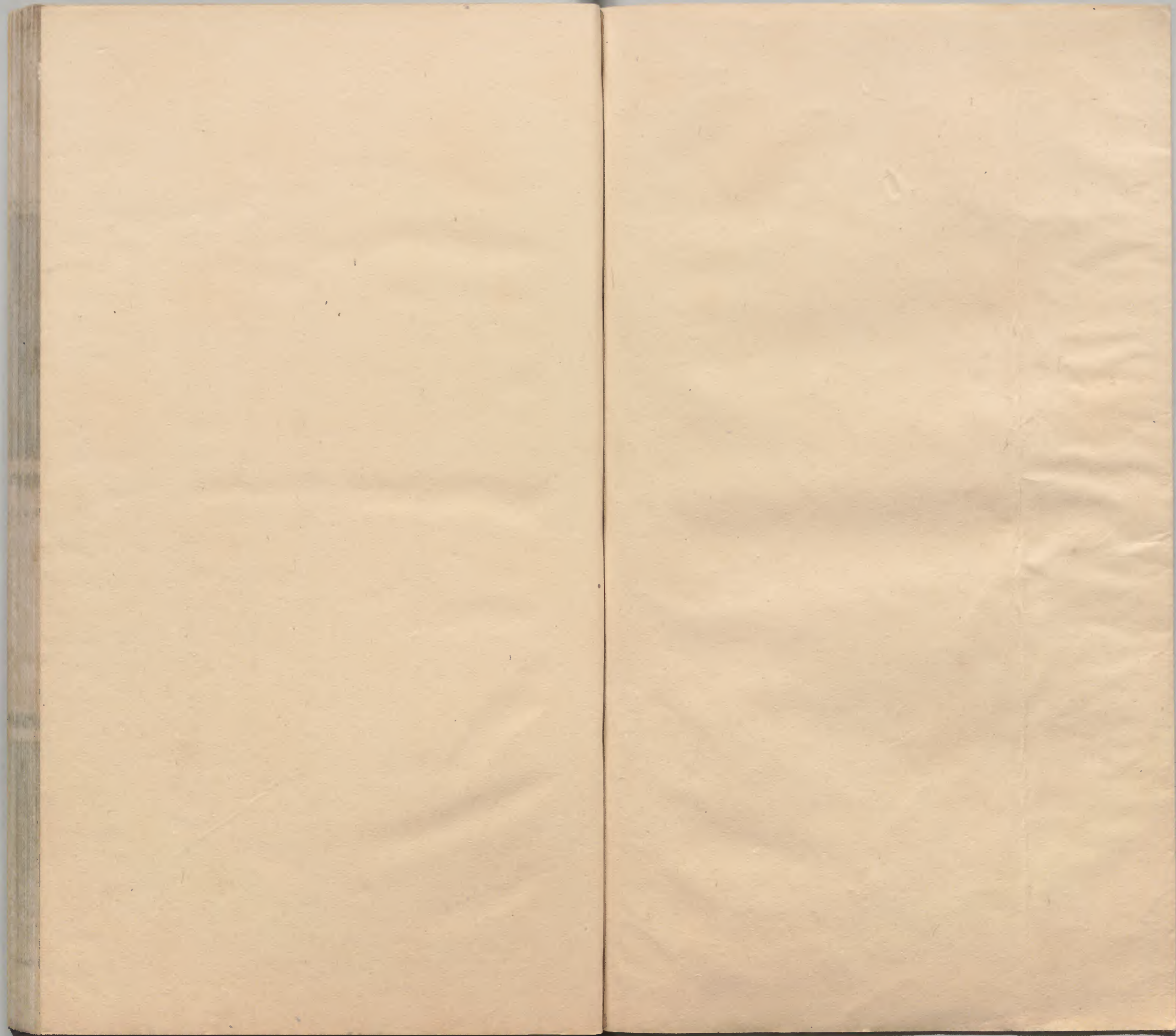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二百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219)		
函號	圖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淺草文庫

獸部十八

鹿 麋 麂 麇 麈

鹿

說文曰麇音如壯鹿也夏至解角麟大托鹿也麇音儒鹿麇也麇音速

鹿迹也麇音述鹿子也麇音翁鹿之絕有力也麇音切大鹿也

爾雅曰鹿壯麇托音憂其子麇其迹速絕有力麇音屬又

周易卦曰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詩韓奕曰魴鱣音序麇音麇麇鹿嗟音切虞短

又灵臺曰麇濯白鳥騫

又吉日獸之所同麇麇麇虞短切

又野又死麇曰林有撲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又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又桑柔曰瞻彼中林硯其鹿

左傳文下曰晉侯不見鄭伯以為式於楚鄭家使執訊而告趙

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鹿也挺

而走險急何能擇

又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之曰今諸侯之事我

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語漏洩則識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

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于是乎有殺之師晉御其上戎上元其

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倚之與晉倍之

礼記月令曰仲夏鹿角解

又礼器曰居擇者不以鹿豕為礼

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群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

言鹿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常安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大小劇易衆人皆喜鹿無傷也任少卿分別乎

又古者皮弊諸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藻績為弊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為薦璧然後得行

漢書曰蒯通教韓信反高祖召通至問曰汝何教韓信及耶蒯通曰臣聞犬各吠非真主當彼時臣以知齊王不知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得先

又曰伍彼諫淮南王曰昔子胥東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

麋鹿遊姑蘇之臺今臣亦見宮生荆棘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私收殺之朔時在傍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賊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常默而赦之

訖暉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食毒草

又華陽國志曰熊蒼山有神鹿食毒草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弘恠問主簿黃國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弘果為太尉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獵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行督吏
將斬之則諫之乃止

晉書曰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棄妻宿墓所植松
栢至五六里時有鹿抱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志我乎明日
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抱栽下孜悵惋不已乃作塚埋於
遂側猛獸即孜前自投而死孜益歎息復埋之

謝鯤在豫章嘗行經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晚有黃衣人
呼鯤字亦開戶鯤澹然無惧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膊斷視之
鹿也尋血獲烏亦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淨太尉侃之孫一身了然無有同產齒
之時雅好道養謂仙道可祈至年十五六便服食絕谷不婚娶
居長沙臨州縣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栽足容身時還
家設下床常獨坐不與人共於也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七八
歲但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又曰殷玉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青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
正色鹿者景福嘉我

晉書載記曰石勒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
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勉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

我也軍應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耳拜而受命
蕭子显齊書曰始與苻度隱居西昌三嶺山鳥獸隨之夜有鹿
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鹿應声去南史四夷傳曰扶南有鹿
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
隨書曰開皇十七年群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後周書文帝
獵於邛山園不齊而獸多逸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鹿亦突園
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奔馬步逐山半便及掣之而
下帝大悅諸將勉罪

唐書曰太宗幸懷州乙未狩於齊梁之凌山親御孤矢太宗曰
古者仙駟以共宗廟令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又曰諸無量丁母憂解職庠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無
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忝犯吾仙茔樹哉因通夕守獲
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

魏名臣奏曰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黃觀上疏曰臣深思陛下
所以不早取鹿成卻使函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也然
臣切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

魏末傳曰明帝為中原王母甄后妬文帝殺而故不立太子嘗
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母語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既已殺

其母不忍復殺其子因太涕泣曰帝放弓矢由是立太子意定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或得四白鹿而荒服者不至

史記又載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金黃之鹿白銀之以麋

又曰天子西狩于黎丘之陽過并公博乃駕鹿遊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

側魚切

臺狎菹之獸於是有白鹿一

迂音東逸

走出天子秉渠黃之馳為

山海經曰上申之山其獸多白鹿

辛氏恭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其鹿天下共其肉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民如野鹿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

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却而繫之斃恐人見之處而

藏諸隍中覆之一糶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焚

鳥從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其者用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

曰向薪者焚得鹿而不得知其處吾今得之管子曰桓公問管

子是之強國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柰何對曰貴買其鹿公即

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人釋其耕農而曰

鹿管子告楚人賈曰為我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
尸子曰鹿走而頽六馬不能望其鹿望其鹿謂不及頽也
呂氏春秋曰晏子遭崔杼之患其僕將馳晏子安之曰疾必不
生徐必不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今嬰有所懸也
抱朴子曰西張盍踰音皆及儒審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臺山
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黃練單衣葛中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
苦幽深於是二人頽視於鏡中乃見是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
老鹿何敢作人形也言絕即逐其鹿下託於李母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逐白鹿畝丘見封人曰使吾君壽金玉是

賤人民是室公曰善

孫柔之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体符以有
金也

春秋歷命序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淮南子曰四九三十六六主締鹿故六月而生春秋運斗
樞曰瑤光散而鹿江淮不祿則瑤光不明苑生鹿
抱朴子玉策篇曰鹿壽十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

瑞應圖曰夫鹿者能壽之獸五色光曜王者孝道到至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君乘水而正其政和平北海輸白鹿

衝波傳曰鹿生二年其角自墮

崔豹古今註曰鹿有角不能觸

袁山松栢鹿詩序曰荆閭山臨上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巨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泅過江行人見之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鹿忽飛超陶而去于今此壁謂之曰鹿山

因音因言

浮過也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長樂人服胡麻餌木絕谷八十餘年甚少世傳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有故人與女生別五十年入華

山廂逢女生乘白鹿車從玉女數十人

列仙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行雖如常鹿遇險絕之地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畢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述異記曰漢成帝末年宮中有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

又曰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其角後云宝鼎二年深臨所獻

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似鹿

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
異苑曰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捕射為業入山輒與俱世後
忽感然倒地變成一白鹿吽蹠而去其子終身不復捉弩至孫
復襲此事曾射得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其祖名字卿居
年存焉觀之惻悔斷獵

伏候古今注曰漢明帝永平九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十
二年豫章餘干得白鹿高丈尺

楚辭曰青莎雜樹蘋音煩草薶霏白鹿齧霞或騰或倚

樂府歌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得脯腊之黃鶴摩

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金樓子曰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搜神記曰淮南陳氏於江西種豆忽見有二女子姿色甚美着

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濡其壁先挂一銅鏡中見二鹿以刀

斫獲之以為脯

宣驗記曰吳唐庐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

後春月將兒出正值塵鹿將麋母覺有人氣呼麋漸出麋不知

所猥逕前就媒唐射麋即死鹿母驚还悲鳴唐乃自藏於草中

出麋致淨地鹿母直來地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

弦而倒至前場後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
擲弩抱兒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伺異唐驚
听不知所在

高唐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有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
能先覺白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過於齊宣矣杜祭酒別
傳曰君弟子二人隨道士邢邁人宣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
里餌木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眠邁等怪之乃為虎
所迫邁乃咒虎退鹿經日乃去

南中八郡志曰縻冷縣深山中有大蛇長數丈圍三尺於樹上
野鹿過便低頭繞之鹿於是有頃而死先含水濡之令濡乃合
頭角併吞之訖便不能動至數日鹿乃消盡蛇自繞樹鹿角骨
盡鑽皮出養瘡得一月乃愈又永初山水記曰髯蛇吞鹿至角
乃止

交州記曰合浦口有麋角當額上載科藤一株三四條長可一
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龔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龍哭
輒踞墳而悲鳴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趾人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樹

松栢白鹿遊乎左右

又曰唐頌字德雅者禹人遭喪六年芻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習鑿齒襄陽記曰習郁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頌神帝嘉之使立祠二石鹿夾道口百姓謂之鹿門

麋

爾雅釋獸曰麋牧麋其力狄

麋因音平素切
麋音臣麋於道切

說文曰麋鹿屬也及至解角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麋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獲出天齊籙皇次駕六飛麋上下

天地與神合謀

周禮天官獸人曰獸人夏獻麋

左傳宣下曰晉楚致晉師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之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鹿龜晉鮑癸當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又曰魯莊公十七年多麋害稼

又哀公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將討之召左師曰迹

人來吉曰逢澤有介麋焉

離騷曰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莊子曰鱖與魚遊麋與鹿交

淮南子曰孕婦見兎其子銀辱見麋而子四目

又曰逐麋者不預雉兎

新序曰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古老古老以足指如是往

公問其故對曰虎豹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厭深而之淺故得

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文公悞歸有悅色樂貞子問焉公曰今日

逐麋失而得善言故忻也

魏畧曰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徽音殿西南姚興起波若臺有逍遙園西去

三百步有鹿子苑羗王養麋鹿數百頭

麋

爾雅曰麋

音儿

大麋

九切

旄

旄毛

狗足

旄毛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有獸多麋

郭璞曰麋似麋而大

孫氏瑞應曰晉中興書元帝時有二白麋見于南昌郡臨海記

曰郡西北侯官山有三足麋其声嘶嘎二千石官長將有伐謝

則嘎麋鳴矣民之為常古未曾一失

麋

說文曰麋鹿屬也大而一角

搜神記曰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麀射之麀便云虞蕩汝射殺
耶明晨得一麀而入少時蕩死鄱陽記曰李嬰弟縮音韜二人善
於用弩嘗得大麀解其四脚懸着樹間以藏為炙烈於火上方
欲共食山下一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麀頭豁
皮并火上新肉悉內囊中遙還山嬰兄弟後亦無恙

麀音規

淮南子曰孟縣僚音老而得麀使秦西巴歸之麀毋隨兒啼西巴
不恐蹤而與之孟子歸求麀安在西巴以實對孟子怒逐之居
一年復以西巴為子傳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麀鷹能

飄繫不可以寄鷓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獸部十九

麋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麋

伏候古今注曰麋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麋一名麋

青州人謂麋為麋

抱朴子曰麋兔入軍中當徒之

又曰山中稱赤吏者麋也

呂氏春秋曰使麋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願也

瑞應圖曰文元嘉二十五年華林園養麀生二百子文帝又獲青麀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麀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麀

異苑曰青州刘愔元嘉初射得一麀剖肚藏以草塞之厥然起走愔佐而拔塞須臾復还倒如此三馬愔密録此種求類治傷傷疾多愈

北史曰後廣平生懷嘗獵於河北馬場問逐一麀入草命人常逸將自射之田已先經燒不見其出逐失麀所在唯有埽塔存焉懷乃悵然動仁恕之心解鷹放犬遂不復獵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因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麀暮入其門與馬大侶至旦而去

王述上曰麀表曰所領阮藻之於江寧縣界得白麀一頭毛色鮮潔異於類誠嘉祥也

麀凡筠切

爾雅曰麀牡麀牡麀音栗其子麀音助其跡解絕有力音肩

說文曰麀麀也

毛詩曰野有死麀惡無礼也有死麀白茅苞之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白銀之麀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迂為丹陽太守

魏文帝詩曰中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灣弓忽高馳一發連双

麇

晉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麇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麇走至堂前左

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

沈約宋書曰宗室傳曰劉慶於廣陵有疾野麇入府心甚惡之

因惡求还太祖許之薨于京也

兔

爾雅曰兔子勉

勑弓切

其跡迹絕有力欣

迹音岡又
筠副切

廣老曰兔大者曰兔音說

春秋運斗樞曰王衡星散而為兔

孫氏瑞應圖曰赤兔瑞獸王者盛德則至

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

詩小雅曰巧言躍、兔兔遇大獲之

又國風有兔曰有兔爰、雉離于樂

爰、緩意

又小雅瓠葉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斯白也字
或作鮮

史記曰李斯出獄頌謂其子曰吾語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又曰范曄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從韓盧而搏蹇兔也

謝承後漢書曰儒叔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牀下

又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母死負土城墳種樹十株鵲鳥栖集其上曰兔遊其下免擘後漢書曰南燉外蠻夷獻白雉兔

又曰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衿

帶不寢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礼有兔馴擾其室傍

漢獻帝春秋曰張揚大將睦固老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本名白兔見犬必驚不宜老固不從司空曰兔入大城但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也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荏叙之切平令師歡獲黑兔獻之於勒或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

殿下宣連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咸和三年曰大和王隱晉書曰慕容皝田于南鄙見父老曰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白又出見白兔馳射之墜馬于石即死

後魏書曰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恠之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有當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三國典曰周命尉遲向伐蜀師甲士方二千騎萬疋自散開由固道而入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太祖嘉曰事平之賞汝佳口及剋蜀乃賜侍婢二人隋書曰華秋汲群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卒秋髮尽秃落芦墓側負上

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上之大業初調狐皮郡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芦中匿秋膝下獵人至芦異而兔之自爾此兔常宿芦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春秋考異尤曰熒惑不明雉生兔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搖光則兔出月

宋灼注曰陰不御賜故陽兔出月也

春秋元命苞曰君失德則地吐泉魚

宋灼注曰兔易精魚是陽見制也

詩推度災曰八月成光決鼻始明決鼻兔也

黃帝占書曰月望而月兔不見者所見之國崩大水滔民

崔豹古曰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括地圖曰天地之出有獸如兔名曰飛兔以背毛飛莊子曰蹄

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歸蹄者取兔網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頭而死因釋耕守株

冀復得兔為宋國笑

慎子曰一兔走御百人追之即兔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定

不爭也

韓子曰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輟之虎而眇然環其

眼王曰可惡哉虎在左右曰平陽之目可惡過此平陽君趙王之弟

文子曰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穴

抱朴子曰兔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

又曰山中外郊日稱丈夫者兔也

又曰來女丹法以兔月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曰二

九一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

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

矣

又曰楚王珮玦逐兔為速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

述異記曰殷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丘甲將與兆也

春秋後語曰昔齊有良兔曰東郭俊本或作狡兔以其善走故曰俊一日走

百良狗曰韓犛黑大也犛讀入犛也亦一日而走百里使人遙見而指屬

指屬猶蹤也屬音之欲切則雖韓犛不及良兔躡跡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

離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說齊威王韓子犛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犛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而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弊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威王惧而罷兵

又曰莊辛對楚王曰臣聞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為脫也忘羊

而補牢未為遲也

又曰馮煖謂孟嘗君曰問狡兔有三穴

范子計然曰兔毫出玄菟樂浪

書紀年曰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宣王二十年有兔舞

鎬

風俗通曰食兔臠音牝者令人面生臠食得臠者賞以寒酒接秦

法言好車裂抽脅黔首飲泣永歡故食兔臠以為嘉瑞全已臠

也所以有賞耳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京房妖占曰兔

止城上邑必虛入宮生子女空

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家中用論

論衡曰兔紙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

又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兔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又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夫兔月氣也

又曰任婚者不食兔肉令兒口缺

幽明錄曰桓大司馬溫時有叅軍夜坐忽見屋梁掠間有一伏兔張目切齒而向之甚可畏惡來轉近遂引刀而斫之正中於

兔而實反傷其膝流血滂沱深在此意命家中悉藏刀刃不肯以自近後忽復見如前意迴或復索刀重斫因傷委頓辜刀不利故至死再過而立

傳玄歌辭曰兔搗藥月間安足道神烏雲間安足道

楚辭天問曰夜光何得死則又育

夜光月也生也言曰得於天地死而復望乎

歌曰莞白兔東走西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樂府歌詩曰採取神藥山之端曰兔搗成蟾蜍丸奉

上墜下一玉杵音盤

毛詩曰猷其貔皮亦豹黃羆

禮紀曲禮曰前有摯獸則戴貔貅

莊子曰豐狐文豹搏於山林伏於岩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湖之

上

韓子曰虎貔不用爪牙與鼯鼠同威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白一名執夷一名白狐

其子為谷遼東人謂之熊羆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孝經援神契曰赤熊見則姦宄自遠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無毒主風痺

穆天子傳曰春山有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死懷條塗之山有黃熊

得而獻於紂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孺熊蹯不熟殺之冥諸奮載以過朝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令君尹子止諫之不听又欲立王

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
王縊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如人五日而寤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
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當道者曰帝今主君滅晉二卿熊其
祖也

漢書曰昌邑王賀在藩帝見熊以問左右左右皆荅不見
又曰孝元帝馮昭儀上辛虎圈聞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
上殿昭儀乃當熊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惧何故當熊
昭儀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耳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之

淮南子曰誠中人之樂而役役急也忠信之人自鷗之好聲熊
之好經夫有誰為務

又曰愛熊而食之盜愛懶而飯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盜
而飲酒而故故
曰非其道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不屠何國獻青熊一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
我所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列子曰黃帝戰於阪泉師熊羆前驅

纏子曰桀王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王天下熊踏不熟而殺厨人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

瓊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頽其狀熊常為天王崇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邪人駭見門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項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問魏畧曰秦國出玄熊赤螭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

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躡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踰年人見其形及為熊矣

又曰熊獸藏於山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自死

續搜神記曰晉并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宵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謂必以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末後作一分自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熊母每且覓食果還輒分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

大其母二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路熊母尋復入
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羆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又曰熊無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
可起於是使下呼則不動也

羆

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注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
能拔樹木閔西呼為假羆
援神契曰赤羆見姦寃息佞人離則出
山海經曰嶠冢之山獸多羆

尚書禹貢曰熊羆狐狸織皮

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蕩韓夾曰猷其貔皮赤豹黃羆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黃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理

史記曰趙簡子疾夢之帝所听鈞天之樂次射殺熊又有一羆
來亦殺之天帝甚喜

晉書載記曰符健字業洪弟三字也初姜氏夢大羆而孕長而
勇果

北史曰齊神武遣軌司馬子如從河東霄濟華州襲王羆不覓

比曉輒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閣外凶、有声便袒身
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詒之曰老羆當道卧糴子那散過
敵見驚退

楔窳 上音軌 下音庚

爾雅曰楔窳類羆虎食人迅走俱切

海內經曰楔窳龍首虵身人面居於弱水中食人山

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片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窳其

音如嬰兒食人

淮南子曰堯時楔窳為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羆 勅俱切

爾雅曰羆似狸郭璞曰今羆虎大於虎豹文如狸山民呼羆虎天者為羆犴

搜神記曰江漢之域有羆人其先稟君之苗稟也能化為虎長

沙所屬蠻縣東縣高居民作檻捕虎得一亮長赤憤大冠在檻

中門其故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避雨遂誤入此中於是即

出之乃化為虎上山俗云羆虎化為人好着葛衣其足無踵虎

有五指者皆是羆

模 莫格切

爾雅羆白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痺脚黑白駁能食銅鉄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体皮碎湿

說文曰貌似熊黃色出蜀

廣志曰獾犬如駟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温煖

枹朴子曰刘子知二員之尸東方生識啖鐵之獸賴實鳥禹之

大荒之籍矣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人馬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狐名

豹音偽伺人獨自輒往就人睡先使捕虱得卧而舌出繫地

人餘燒大石投舌上於是而死

駟駟上音陶下音途

周書曰正北空桐橐駝駟駟為猷

爾雅曰駟駟郭璞注曰出山海經其色青

說文曰駟駟馬野之良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駟駟廣志曰駟駟匈奴名馬也

山海經曰北海有獸馬其狀如馬名曰駟駟

狸狸

爾雅曰狸、小兒啼今交跋封溪出狸、壯如雞徒声似小兒啼

禮記曰狸、能言不離禽獸

春秋說題辭曰狸、者矜精者也故能言可使陽烈之類以檢

下宋均曰矜謂使人自矜庄精審也狸言說人善惡是陽氣之烈好善而惡佑王者所以獲下也

廣志曰猩、似狙音九声如啼下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猩、

又曰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山海經讚曰猩、似狐走立行伏懷木捷力少辛明目

羊華國志曰永昌郡有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蜀

孫卿子曰猩、能言笑亦二足無毛而君子啜其羔美食其肉

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祀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曰肉之美者猩、之脣

淮南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知往注曰歸終猩並神獸

括地圖曰猩、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体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声既能語又知人姓人知以酒取之猩、覓初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酈善長注水經曰西蜀封溪縣猩、人面獸形能言語

南方草物告曰猩、之獸生在野中状如狫子民人捕取交趾武平典古有之

晉郭璞曰能言之獸是謂猩、厥状似獾狨音君嬰自然知往頗則物情

萬萬音翡

爾雅曰萬、如人被髮逃走食人

說文曰萬

人身反踵笑即上脣掩其目一名鳥羊北方謂之上螻

山海經曰萬、如人面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則上脣

掩目交廣及南康山中有、大者丈餘俗呼為仙都

山海經圖讚曰萬怪獸被髮操竹篋人則笑脣蓋其目終亦踴

眺反為我戮

吳都賦曰猩、啼而就擒萬笑而被格

風母

十洲記曰炎刑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如猩、燒之不死斫却不

入以鐵椎鍛其刀頭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活以石上昌蒲塞

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和服之、十斤壽五百歲獸

南州異物記曰風母獸一名平猴狀如猴無毛赤目若行逢人

便叩頭似如惧罪自乞人若撻打之愜然死地無復氣息小得

風吹須臾能起

抱朴子曰內篇曰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猩、生南海大林中

張取積薪數車以燒之薪及此獸在炭中不燃其毛不焦破刺

不如打之如皮囊以錐鏤其頭數十乃死

嶺南異物志曰風狸如表侯而小晝日蜷伏不能動夜則騰躍甚疾好食蜘蛛蟲打殺以口向風獲活唯破腦不復生矣以酒浸愈風疾南人得傳云此獸常持一小杖遇物則指飛走悉不能去人有得之者所指必有獲夷人施呂繼得其獸不復見其杖之數百乃肯為人取或云邕州首領審泗資產臣萬僮伎數百泗其秘其事

豸音片

說文曰豸胡地野狗也

異物志曰豸後屬頭形正方髮長尺餘皆蒼色犬類似人欲有

所視輒搖頭兩手披髮不介則覆鄣其兩目衣毛鱗若披狐裘木居泗藏密向得見耳

麀

爾雅曰西方有此有獸與邛短躡比馬其明白麀

孫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臣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蚤臣虛蚤臣虛見人將未必負麀以走麀非性心愛蚤巨虛也為假足也二獸者亦非性心愛麀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

獸部二十一

狼

狐

貉

狼

爾雅曰狼牡獠

音歛

牝狼其子檄

吉光切

絕有力迅

說文曰狼似犬銳頭而白頰

詩曰狼跋其胡載疋

音致

其尾

疋也

又曰子之昌兮遭我孫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周禮天官獸人曰冬獻狼

礼曰狼觸音觸膏

又曰君之車厥右虎裘厥左狼裘

左傳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嬖伯曰長

叔音以生男兄弟也妻相謁似也姑視之及堂聞其声而還日是豺狼之声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裘羊舌氏矣遂弗視

史記大宏傳曰烏王昆莫初生弃於野狼性乳之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有過者或放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為樂

又曰高祖使太子將兵四皓曰今使太子將兵無異羊將狼也

宋書曰王仲德初遇符氏之敗兄叡同起義無與慕容垂戰敗

仲德破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

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

飢小兒去瀕水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

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

與叡相及

後魏書曰匈奴單于生女容容甚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

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

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

耳後經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
曰吾父處我於此欲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物遂乃就之其姊大
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
滋繁成國故其民好引声長歌又似狼嗥

又曰初道武避窟吐難遺穆崇还察人心崇單馬與從者微服
入其營會火光為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
徐乃竊馬奔走於大澤有白狼向崇立祠子：孫世奉焉

後周書曰四夷傳曰突厥之先匈奴之別種也為隣國所破其
族有一小兒弃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孕馬彼王聞之此兒尚在重遺殺之使者見狼側并欲狼遂逃
于高昌國之北山、有洞穴、内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
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長大外記妻孕其孳各為一姓阿
史耶即其一也

又曰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皆謂附離夏言亦狼
也盖本狼生志不忘其本耳

唐書曰薛延陀部落嘗有一客乞食於主人者主人引與帳命
妻具饌顧視客乃狼頭人也主人不知覺妻告隣人共視之狼
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出見二人追之告其

故二人曰我是也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告其
惧而返走

又曰高宗時有孝子表師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晝夜負土為
墳又葬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功始畢有曰狼號鳴於墓側詔
旌表其門

帝王世記曰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殿

國語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鹿
以歸自是荒服無不至者

述異記曰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

王時群臣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穆天子傳曰春山白獸所聚爰有狼材野馬

山海經曰孟山其獸多白狼白虎

又圖讚曰矯々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御灵鉤

淮南萬畢術曰取狼皮以當空戶則羊畏不敢出矣

毛詩草木孟魚疏曰狼能為小兒啼声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

猛捷者入不能制雖善用兵者其不能尅也其膏可以煎和其
皮可以為裘

狐

說文曰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禮檀弓曰君子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易解卦曰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利

又曰未濟亨小狐訖濟濡其尾

詩國風曰南山崔嵬雄狐綏綏

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又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漢書陳勝吳廣於所次旁藁祠張晏曰次人所處藁祠鬼所馮夜篝音構火狐鳴

呼大楚與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曰中卒往增日勝廣

晉書曰王浚據幽州有狐踞府門躍入所事後浚果敗

又曰涼武昭王蒿子歆為涼州牧時有狐上南門主簿泥稱曰

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有

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為沮渠蒙遜所滅

王隱晉書曰劉世則女病媚積年韓友令作布囊張着窓間乃

開戶駢逐須臾囊大脹急縛口懸樹間視之隹有二三斤狐老

遂差

又曰淳于智濟比人夏侯藻母病因五鼓中出詣智下有一狐
當門向之嗥吠藻愁愕遂馳詣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
喚處撫心啼坐勿休然後其禍僅可勅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
出家既集堂屋五間拉然暴崩

唐書曰敬舒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祿山謂翰曰我
父是胡母是突厥公母是突厥公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
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白窟嗥不祥以其志本也敢不
尽心焉祿山甚怒以其忘為譏其胡也

莊子曰夫礼狐文豹是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

管子曰伐出狐白之皮狐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
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
餞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其去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
月不得一狐離皮問而代之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慎子曰廟廟之材非一木之支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
范子曰狐皮出天外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滌澤得白狐玄貉蔡於河宗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

郭璞注曰出平則出為也

又曰武都之山有黑水焉其上有玄狐蓬尾

蓬：其尾也說苑曰蓬狐文豹

書紀年曰宣王時烏化為狐夏伯杼子東征東獲狐九尾
玄中記曰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
祀斗威儀曰君乘犬王政平南海輸以文狐至下驕恣
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

春秋後語曰楚宣以昭奚恤為相諸侯畏之王問群臣曰吾聞
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
子曰子無噉我天地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送天帝之命子
以為我不信為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
然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畏狐也今

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其
實為王之甲兵故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則威王矣

趙曄吳楚春秋曰禹年三十未聚行塗山恐時暮失辭曰吾之
聚也必有應已矣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曰白者吾服也
九尾者王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嫫嫫白狐九尾麗麗成於家
室我鄰彼昌禹乃娶塗山女

淮南子曰人狐之搏雉也卑必体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
之故可得而禽也

淮南子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抱朴子曰王榮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暫變為人形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聚其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墓冢尽發之嘗發冢書冢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一人驚走左右戟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髮眉尽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腳乃患脚至死不羸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者子孫繁息也於尾者後當盛也

崔豹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

都魏略曰文帝受禪九尾狐見於譙都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婦故其名自稱阿紫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北右特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一餘里得書二十卷

又曰河冰厚數丈冰如河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水無聲乃過

鄴善長水經注曰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

管轄傳曰夜有一小物如獸手持火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腰

視之狐也

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寄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櫻灵符

劉敬叔異苑曰有胡道洛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体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曰誠弟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羊劔畢窆棺空即開看不見尸体時人咸謂狐也

搜神記曰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渤海陳斐見使此郡斐行卜者曰遠諸侯放伯永能解此則無憂上斐既到官

侍有張醫有王侯卒有史侯斐恒遠之夜半有上斐彼者斐便以被置取之物跳踉音郎訶作声乃言曰我無惡意當深報府府君府曰汝為何魅曰我本百年狐今為魅垂當神聽一放我我字自伯求府君有急難呼我斐乃喜便放之忽然有赤光如電後每事先以語斐放酒泉境界無毫毛之斫咸曰聖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驚惧為伯求所白遽與諸僕謀殺斐伺旁無人便伏人欲殺之斐即呼伯求有如曳尺絳諸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皆伏即殺音等伯求乃辭謝斐曰未及白斫乃為府君所召猶用慙

又曰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恠之謂雷孔
章曰今有男子詣張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
有華表柱向千年可敢照之當見如言化為狐

又曰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
十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群
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

續搜神記曰襄陽習鑿齒為荊州主簿從桓

武帝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祠視見一黃物
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帶絳綾香囊

又曰吳郡碩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声云咄：今年襄乃與衆
尋覓崗項有一窠是故時家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
老狐對曰屈指有所計校放大咋殺之取視口中無復齒頭毛
皆白簿書悉是奸愛人女名已經奸者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
旃女正有在簿次
金樓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在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於
平澤

貉

說文曰貉似狐善睡

周礼考工記曰狝踰汶則死土氣然也

爾雅曰狝子桓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滌澤得玄狝以柰何宗

後秦記曰姚襄遣叅軍薛瓚使桓温以胡戲

瓚曰在北曰狐在南曰狝何所問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

獸部二十二

狝

猴

孫

獮

果然

狝

說文曰狝善狝也藟扶沸切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其上多白狝

淮南子曰五九四十五主音主狝故五月而生

列子曰老非為覓老輸為狝

莊子曰夫不見騰狝乎其得柎音南梓豫章攬蔓枝而其間及

得柘、枸之間危行及視勢不便未足駛其能也

又曰人朱處則而火切標恂惧猿猱然乎哉

又曰今取後狙旦余切而衣周公之服彼必齧嚙稅裂尽去而後

憚觀古今之異猶狙之異乎周公也

又曰猿獼音但以為雌司馬彪曰獼狙似猿而狗頭食猕猴好與雄狙接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以虎豹有文章使人射之取後豹女滑切之捷來尔

豹後屬乍暫疾以其捷故使人疾擊之

又曰楚王亡其後於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魚為之

殫

又曰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吳越春秋曰趙王問范蠡手戟之術范蠡荅曰臣聞趙有處女

國人稱之願王請問之手戟之道也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

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表公問女曰聞子善為劍願得一觀之

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抄之竹似桔槔

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應節入女因奉

杖繫之袁公則非上樹化為白後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白後王射之則搏樹而熙使養由基射之

始謂公矯矢未發援擁木而號

漢書曰李廣後臂善射

春秋繁露曰後以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後壽五百歲則變而為獾君纏切十歲則變

為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尽化君子為後為鵠小人於千仞為沙

為泥

張載論曰白後玄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孝子傳曰後屬也或黃或黑通申音輕勑切善緣妙吟雌

為人所得終不徒生

華陽國志曰鄧芝見後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後母其子為

後箭以菜塞瘡芝乃歎息投弩水中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冷不絕行者歌

之曰巴東三峽後鳴悲後鳴三声淚沾衣

荊州圖經曰宜都夷道縣西山頂上有古墓名曰女王冢不詳

詳其人林則女貞戰則白後

范汪荊州記曰夷陵縣峽口山非日夜半不見日月多猿鳴至

清遠

山海經圖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

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張信少府檀長卿為沐猴與狗鬪蓋饒奏免之張曰猴晏

王隱晉書曰獲軍張邵母病淳于筮之使西出市弥猴繫母臂

令傍人抱之拍猴恒使作声三日三夜放去猴出門即為犬所

殺母於此漸差

郭頌魏晉世語曰司馬宣王辟州泰為新城太首尚書鍾毓謂

泰君釋禍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馱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

文彩故守吏職獠猴乘土牛一何遲還賓悅服

莊子曰吳王浮于江登于狙且余切之山眾狙見之恂然弃而走

有一狙焉委蛇櫻搔見巧乎王、射之敏給搏矢夫注雖速而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願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之伐巧持其

便以傲予以至此

列子曰宋有狙公者養之成群誕狙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眾

狙怒曰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

韓子曰燕王微巧術人謂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

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

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毋猴乃可見也燕王思
養之不能觀也

譙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面無者獼猴乎雖
人象而蟲質也

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徒亥切其邦人邦人以為狗羹而甘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尽寫其所食此未為知味也

抱朴子曰余友人騰永叔後一大獼猴鑱着床聞後忽齧殺人
永叔使合鑱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佳見獼猴走上永叔承
塵上不悟見鬼驚指之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永叔曰始乃智

皆有鬼也

又曰山中虫曰稱人君者猴也猴壽八百歲

王充論衡曰鹿之角足以觸大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
犬猴服於鼠氣不利也

神仙傳曰有人種黍山中正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之
乞辟猴之法象曰無他法汝明日往黍所望見群猴便大喚
語之云已白介君教莫復侵食黍此人明日視黍遇群猴適欲
下樹承象語獼猴各自下山遂絕跡

述異記曰南康營氏伍考之代舡材忽見大樹上有一猴懷孕

考之便登木逐猴勝赴如飛樹既孤迫下又有人猴知不脫因
以左右手抱投右手撫腹考之禽得送擺地殺之割其腹有一
字形狀垂產是一夢見一人稱神以殺猴青讓之後考之病經
旬如狂因漸化為虎毛鬚爪悉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
蹤跡

周景或孝子傳曰余嘗至綏安縣逢徒逐猴每負子沒水雖
深而清乃以戟刺之自脇以下中斷潘向連抄着舡中子隨其
傍以手捫子死

陸機與弟雲書曰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真恠

物也

異物志曰南方人以猴獠頭為鮓

素叔排請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圖身失所羈束人間馴纓
服制惟意所牽登楹而遨抱梁而眠拾撫遺餘恣口所便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夫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竒道玄
微以密妙信無初而弗為王孫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

老嫗軀體似乎小兒眼睢五皆瞶五構以血視職側夾睫音載

隆突烏次高匡而曲類環騏呼文歷而隳離韋鞋許侯以韞

韞音鞅許夾耳聿役以摘音知口噍呼忝呷音以齧則威齧音脣

穀蚩次切啗而聶切以破齒崖以齡音峻爵任音荏而啣音入業六兒

儲糧食於雨頰稍委輸於胃脾踈兔蹲而狗鋸聲歷鹿而嘔呿

或嘯苦華切而噉音火歷切其若啼姿儼音呼店切而惣音貢贔音露

盱闚以瑣醜生深山之茂林處嶰巖之嶽崎性猗猗之猶音煩疾

熊峯出而橫施

猱

說文曰猱貪獸也一日毋猴似人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猱獠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衛猱捷

也其鳴噉而悲

詩曰無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授屬也
爾雅曰猱蝮善緣孫炎注曰猱毋猴也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猱赤足

獼居縛切

說文曰獼毋猴也

爾雅曰獼父善願郭璞曰似猴而大倉黑也能獼持人好願

抱朴子曰獼猴及猿八百歲化為獼古今注曰猴五百歲化為

獼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獼猱之炙

又曰聞言不可不察數傳而白為黑故狗似獾、似母猴母似人、與狗則遠矣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獾獾猴也楚人謂之木猴老者為獾大而黑長前辟獾之白者為獾

博物志曰蜀中南高山上有物似獾猴長七尺能行健走名曰獾猴一石馬化或曰假獾同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每經過其旁皆以其長繩相引然故不、免此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不敢男取去而為家室其子無者終身不得近十年之後形類之後意亦惑迷不復思歸有子者輒拘送

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養為性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揚率皆假獾馬化之子孫時有獾瓜者

果然

山海經曰果然獸似獾猴以名自呼聲蒼黑郡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果得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獠人射之以其毛為裘厚甚温煖

蜀地志曰陪陵南界榛險中有果然獸形如狗子頭似虎其尾柔滑白黑色皮可為裘輕煖可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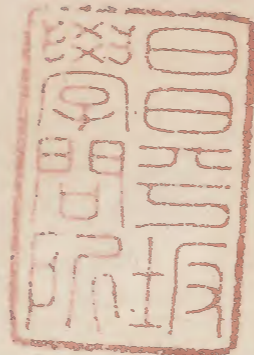
南中八郡志曰交趾有果然白面黑身毛采班蘭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葺浦縣有獸名果然後狄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北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箭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蓆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獫狁大面通有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其毛長柔細以白為質黑文視如蒼頭鴨脇邊班文集十餘尺可得一蓆繁文麗好細後温煖魏中果然以賊曰

果然猴象獫黑頰青身肉非嘉肴雄皮為班



大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

